

Classical | 经典译文

赌运

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

[德] 霍夫曼 等 著 杨武能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Classical

经典译文

赌 运

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

[德] 霍夫曼等 著 杨武能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赌运: 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 / (德) 霍夫曼等著;
杨武能译. — 5版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411-4329-8

I. ①赌… II. ①霍… ②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德国—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德国—近代
IV. ①I5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18501号

DUYUN

赌 运

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

[德] 霍夫曼等 著
杨武能 译

责任编辑 邓永勤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 海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4.5 字 数 380 千
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329-8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Novelle——德语文学多姿多彩的奇葩

(代译序)

这儿所说的Novelle,乃是西方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、倍受历代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体裁或者说样式。它源自拉丁文及意大利文的Novella,原来的意思为“新鲜事、新闻”或者“奇闻异事”,后来成了文学术语,特指一些结构比较严谨,篇幅不十分长,而且是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散文体或诗体的叙事作品,如像卜伽丘的《十日谈》里的那些故事。

继卜伽丘之后,英国的乔叟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。比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英国稍晚一点,法、德等国一样地出现了同类的作品。拿德国来说,市民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较晚,是到了18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产生卜伽丘式的Novella,在德语里的名称也变成了Novelle。

Novelle这种体裁在德语文学受到特别的重视,其创作实绩和理论建构都可以讲后来居上。从歌德开始直至20世纪,一代代的作家都热衷于Novelle的写作,名家名篇层出不穷,而且逐渐打破了一群人轮流讲故事的老套子,风格、品种多彩多姿。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即是以擅长写Novelle享誉世界的保尔·海泽,他与人合作选编出版的《德语Novelle宝库》(1871—1876)和《新编德语Novelle宝库》(1884—1888)两套选集,就共有四十八卷之多。

与英、法等国相比,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它的特点。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学中,便造成了德语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显著差异。

17世纪上半叶,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宗教战争

(1618-1648)，使德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小诸侯国，大大推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。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和不平衡，造成了它的资产阶级苟且偷安、无所作为的软弱性格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很难产生像参天大树一般气魄宏伟的长篇小说，很难产生像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擅长写长篇小说的巨匠。但是，作为历史的补偿，德语文学却以诗歌和中、短篇小说著称于世。一些著名的德语作家除了脍炙人口的诗歌外，大都写过不少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。它们以一时一事为题材，具备以小见大的优点；它们像生命力旺盛的山花野草一般，在德语国家的土地到处生长出来，发育得多彩多姿。

本书汇集了十多篇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名作。这些脍炙人口，富有代表性的杰作佳构，洋溢着风格各异的德语文学的独特魅力：德国大家霍夫曼、克莱斯特等人的小说，散发着神秘的“兰花”的幽香；凯勒等瑞士小说家的作品，充溢着阿尔卑斯山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；有着“写中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”之称的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讲述的故事，更是流淌着多瑙河般的深沉与画意诗情。

读完本书，您会发现，说德语中短篇小说多姿多彩、异常好看之言不虚。

杨武能

CONTENTS

目录

德 国

克雷斯佩尔顾问 霍夫曼	3
赌 运 霍夫曼	27
侯爵夫人封·O 克莱斯特	53
夜宿猎户家 赫勃尔	92
烧炭党人和我的耳朵 伯尔内 ...	104
灯 怨 哈克伦德尔	114

瑞 士

事在人为 凯 勒	123
物以类聚 凯 勒	150
圣 者 迈 耶	213

奥地利

穷乐师 格里帕策	343
山中水晶 施蒂弗特	384
有遗产的舅舅 安岑格鲁贝	430
法律门前 卡夫卡	445
猎人格拉胡斯 卡夫卡	448
第三只鸽子的传说 茨威格	454

德 国

克雷斯佩尔顾问

[德国] 霍夫曼

恩·特·阿·霍夫曼(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, 1776—1822), 德国近代杰出的小说家, 后期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,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《谢拉皮翁兄弟》(四卷)、《夜谭》《卡洛风格的幻想故事》和长篇小说《雄猫穆尔的生活观》以及《魔鬼的万灵药水》等。

霍夫曼的小说有着自己鲜明、突出的特点, 在欧美文坛上一度成为一个特点的概念, 影响了巴尔扎克、爱伦·坡、果戈理等一大批重要的小说家。这些特点, 可以归结为一个“奇”字和一个“异”字, 即小说充满了奇思异想, 写的都是奇人异事, 气氛情调也奇异诡谲, 不少时候到了神秘怪诞的程度, 甚至于鬼气森森, 难怪大作家赫尔曼·黑塞要拿霍夫曼小说与中国的《聊斋志异》相提并论。

《克雷斯佩尔顾问》选自《谢拉皮翁兄弟》, 是一篇典型的霍夫曼小说。它以幽默而夸张的笔触, 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口吻, 由小到大, 由表及里, 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怪人的状貌言行, 最后却在他那些荒诞不经的奇行异事背后, 让我们惊异地发现了一个艺术天才善良高尚的灵魂, 聆听了一曲美丽动人的爱的赞美诗。主人公形象举止的怪异与心地的纯善构成强烈反差, 因此也就发人深思, 耐人寻味。

我一生中见过不少怪人, 克雷斯佩尔顾问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当初

我到H市，打算在那儿待一些日子，正赶上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，因为这时他正异常带劲儿地干着一件荒诞不经的事。原来，克雷斯佩尔作为一位博学而练达的律师，作为一位精明能干的外交家，是颇负盛名的。某个说不上显赫，但却握有实权的侯爵因此找上门来，求他代拟一篇呈文给宫里，恳求皇上承认该爵爷对于一处领地的合法权益。结果事情获得圆满成功；鉴于克雷斯佩尔有一次曾抱怨过从来找不到令他感觉舒适的住宅，侯爵便决定承担全部费用，让人完全按照克雷斯佩尔的喜好为他造一所房子，以作他代拟呈文的酬谢。侯爵甚至愿意出资买下克雷斯佩尔所选中的地皮，不过克雷斯佩尔却没接受这一好意，倒是坚持要把房子建在城外自己的花园里，那儿的环境异常优美。接下来他便采办了一切可能采办到的材料，让人替他运出城去。打这以后，街坊四邻们就看见他每天穿着他那件式样古怪的大褂——这也是他按照某些特定的原则自行缝制的——忙着在园子里发石灰，筛沙子，把砖石堆放整齐，等等。他压根儿没和任何建筑师商量过，也没想到去弄一张图纸。一天天气很好，他突然来到H市一位能干的泥瓦匠师傅家中，请他明天天一亮就带着全部伙计、徒弟以及小帮工什么的到他花园里去，为他建房子。泥瓦匠师傅自然问他要施工图，他回答，这玩意儿根本用不着，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，叫人家大吃一惊。第二天，泥瓦匠师傅带着全班人马来到现场，发现已经挖好一道四四方方的壕沟，克雷斯佩尔随即发话道：

“喏，我的房子的地基就下在这里，请你们接着往上砌墙，一直砌到我说‘现在够高了’的时候。”

“怎么，不要门窗？不要隔墙？”泥瓦匠师傅像被克雷斯佩尔的精神错乱吓了一跳，插进来问。

“就照我说的办吧，朋友。”克雷斯佩尔不动声色地回答，“其他一切嘛，都自然会有有的。”

仅仅是付给丰厚报酬的许诺，就使泥瓦匠师傅动了心，承接下了

这项异想天开的工程。然而，从来没有一项工程能进行得比眼下的这项工程更愉快。由于吃的喝的都不断得到充足的供应，工人们压根儿不离开工地。这样，在他们不绝于耳的欢笑声中，四堵大墙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升高，直到有一天克雷斯佩尔发出一声大喝：

“停——！”

于是泥刀和榔头通通不再出声，工人们纷纷从脚手架上爬下来，把克雷斯佩尔团团围住，冲着他的一张张笑脸全都发出一个疑问：

“这下子又怎么办？”

“闪开！”克雷斯佩尔一边吼，一边奔向园子的一端，然后从那儿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建筑，到了墙根儿下却不满意地摇了摇头，随即又奔向园子的另一端，从那儿再慢慢踱向他的四方形，和刚才一样。如此周而复始地折腾了好几遍，直到他终于用尖鼻子冲着墙壁，大声喊道：“过来，过来，你们听好了，给我开一道门，在这儿给我开一道门！”——他按尺寸规定了高度和宽度，门便严格地如他要求的那样开好了。他于是走进屋去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；这时泥瓦匠师傅发现，大墙砌得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了。克雷斯佩尔若有所思地在里面转悠着，背后跟着一群手拿凿子锤子的泥瓦工，只等他一声令下：“这儿开扇窗户，六尺高，四尺宽！——那儿开一扇小窗，高三尺，宽二尺！”工人们便飞快地在墙上打出一个洞来。我到H市那工夫，正赶上进行这档子事；只见好几百人围在他花园四周，每当在墙壁上谁都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开出一扇新的窗户，碎砖烂石往外乱飞，大伙儿就会发出一阵欢呼，那光景真叫有意思极了。至于住宅的剩余部分和其他一应的工作，克雷斯佩尔也是如法炮制，即工人们必须根据他随时发出的口头指示，当场完成一切。这整个工程的滑稽可笑，对于事情终将获得意外的圆满结果的信心，特别是克雷斯佩尔慷他人之慨地大把大把花钱，却使大伙儿一直兴致很好。这样，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建房所必然带来的困难都一一得到克服，一幢设施完备的

住宅便在短时间内耸立起来了。这幢房子从外边看真叫怪模怪样，原因之一是没有一扇窗户跟另一扇窗户相像，然而内部装修却令人感觉舒适到了极点。每个进去过的人都肯对此打包票；后来，在我俩结识以后，克雷斯佩尔把我领到他家里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会。也就是说，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这位怪人说过话；建房使他忙得不可开交，甚至他以往每星期二总是要光临的M教授家的午餐会，现在也无暇参加了。教授特别差人来请他，他让来人转告教授，什么时候不举行新居落成典礼，什么时候他就决不离开家门一步。朋友和熟人们全盼着出席一次盛宴，克雷斯佩尔却除了参加建房的师傅、伙计、学徒、小工以外谁都不请。他拿着美味佳肴招待一班匠人：泥瓦学徒尽情地享用鹧鸪肉包子，年轻的木匠则对烧烤野鸡大显本领，饿鬼似的小工们这次都挑最大的松露丸子往自己嘴里送。当天晚上匠人们的老婆闺女也来了，随即一次盛大的舞会开始。克雷斯佩尔先陪师傅的娘子们跳了几圈华尔兹，然后就坐到市里的乐师们的席上，拿起一把提琴，指挥大伙儿演奏舞曲，玩了个通宵。这次，克雷斯佩尔顾问扮演了民众之友。在新居落成典礼以后的又一个星期二，我终于在M教授家里碰见了，真有些喜出望外。你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比克雷斯佩尔的举止更令人惊异的了。他动作僵硬迟钝，活像每时每刻都会撞翻什么，打碎什么似的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而且我也立刻放下了心，因为他尽管大步流星地围着摆满了精美杯盘的餐桌转来转去，在落地穿衣镜前摆着各种姿态，甚至抓起一只漂亮的彩瓷花钵，在空中抛上抛下，弄得人眼花缭乱，教授太太的脸上仍然没有丝毫惧色。实际上，在入席之前克雷斯佩尔已把教授房中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还爬到弹簧软椅上，取下墙上的一张照片，随后又挂回了原处。与此同时，他嘴里唠唠叨叨——这在席间尤其显得突出——一会儿东拉西扯，从一个话题迅速转到另一个话题；一会儿又揪住某件事情不放，翻来覆去，没完没了，异想天开，直至他的思路重新让别的什么吸引

过去。他时而大声粗气地叫嚷，时而又拖声拖气，宛如唱歌一般，但无论怎样，声调和讲的内容总是不协调。比如谈到音乐，大伙儿都在夸奖一位初露头角的作曲家，这时克雷斯佩尔却淡然一笑，扯起他那唱歌般的细嗓门儿说道：

“我真巴不得生着黑色翅膀的恶魔来抓走他，把这个糟蹋音乐的混蛋打下地狱的万丈深渊！”接下去他又狂呼乱叫起来，“她真是一位天使啊，声音那么甜美，那么圣洁！——犹如歌坛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！”

说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。而在座的人必须好好回忆，才能想起在一个钟头以前，曾谈到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。

眼下大伙儿正吃着红烧兔子。我发现，克雷斯佩尔就着自己的盘子，把兔骨头上的肉剔得干干净净；教授五岁的小女儿笑嘻嘻地给他送来兔子腿，他还详详细细地询问她些什么。还在吃饭的过程中，孩子们已经很亲热地注视着他，如今都离了席，走到他近旁，只不过仍怀着敬畏，和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。“这又是在搞什么名堂呢？”我心里暗暗纳闷儿。饭后的甜品端上来了；只见顾问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匣子，匣内躺着一台一丁点儿大的钢制车床，他立刻把车床拧紧在餐桌边上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手法，几下子就把兔骨头车制成了各式各样的小罐儿、小筒儿和小圆球，全都那么精致奇巧，孩子们在接过它们时都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。

在众人从餐桌边站起来的时候，教授的侄女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

“亲爱的顾问，咱们的安冬妮究竟在做什么呢？”

克雷斯佩尔满脸尴尬相，就像一个人明明咬着了苦橙，却要装出在嚼糖块儿一样。不过，转瞬间，这张脸便扭曲了，变成了一个叫人害怕的面具，那么凄凄然地苦笑着，同时又流露出恼恨和嘲讽，是的，在我看来就跟魔鬼的嘴脸差不多。

“咱们的、咱们亲爱的安冬妮吗？”他怪难听地拖长了声调问。

教授赶紧凑过来，狠狠地瞪了自己侄女一眼。我从这眼神中看出，她必定是碰到了一根不该碰的弦，在克雷斯佩尔的内心引起了讨厌的不和谐的共振。

“您那些提琴现在怎么样？”教授拉着他的双手，快快活活地引开了话题。

这一下克雷斯佩尔的脸色立刻开朗起来，他用那粗嗓门儿答道：

“好极了，教授，那把出色的阿马蒂^①提琴，前不久我讲过我是怎样侥幸地得到它的，直到今天我才把它给割开了。我希望，安冬妮能够仔细地分解余下的部分。”

“安冬妮是个好孩子。”教授说。

“不错，她是！”克雷斯佩尔大声地应着，飞快扭过身子，一把抓起帽子和手杖，直奔房门而去。我从镜子里看见，他眼里噙着晶莹的泪珠。

克雷斯佩尔顾问一出房门，我便恳求教授，要他马上告诉我那把小提琴是怎么回事，特别是安冬妮是怎么回事。

“嘿，”教授回答说，“就像这位顾问本身是个大怪人一样，他制作小提琴的方式也是奇怪得要命的。”

“他，制作小提琴？”我不胜惊讶地问。

“是的，”教授继续说，“根据行家们的判断，克雷斯佩尔做的小提琴在当今这个时代算得上是最最优秀的了。从前，他特别成功地做好一把琴，有时还让别的人试拉一下，可这样的事已好久不再发生了。现在做好一把琴，他只自己拉上一两个小时，虽然拉得极其带劲儿，充满着感人的激情，可是拉完以后他就把它挂到其他琴的旁边，从此不再碰一碰，也不许别的人碰。只要哪儿能搞到一把古代大师制作的提琴，顾问就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买下来，人家要多少钱他给多

① 17世纪意大利著名提琴制造家。——译者注（以下未注明者均为译者注）

少钱。也跟他自制的琴一样，这把琴他仅仅演奏一次，然后便把它拆开，仔细观察琴的内部构造，如果他认为没有发现他正好要找的奥妙之处，他便不耐烦地把碎琴板扔进一口大木箱，箱中已经装满无数被肢解了的旧琴的残骸。”

我急不可待地问：

“可安冬妮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教授接着讲，“这个嘛是那么回事，倘若我不是坚信一个事实，即顾问那骨子里善良得近乎柔弱的天性中，必然有着什么特别的隐情的话，为安冬妮的事我是会对他这人深恶痛绝的。几年前顾问来到本市，住在S街的一幢阴暗的宅子里，和老管家婆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他的怪异行径很快招来了街坊四邻们的好奇，而当他发现这种情况，马上便设法与人交往。同在我家里一样，各个地方的人们都渐渐习惯了他，以至觉得少不了他啦，甚至连孩子们也喜欢他，虽然他的外表那么严厉。不过他们并不给他添麻烦，要知道友好归友好，孩子们对他仍保持着某种敬畏，这就使得无人敢在他面前唐突放肆。至于他如何善于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取得孩子们的欢心，今天您已经亲眼看见了。我们大伙儿都当他是老单身汉，对此他也不作否认。他在本城住了相当长时间，突然动身到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，过了好几个月才回来。到家的第二天晚上，克雷斯佩尔家的一扇窗户竟一反常态地灯火明亮。仅此一点已引起了街坊们的注意，何况大伙儿很快还听见在钢琴的伴奏下，从窗内飘出来一个女子的美妙动人的歌声。接着，一把小提琴也吟唱起来，感情热烈而奔放，与女子的歌声交织在一起。人们马上听出，那是顾问本人在演奏。

“这样一个奇特的音乐会，把无数的市民吸引到了顾问的住宅前，我当时也混在人群中；而且我必须向您承认，和这个陌生女子的嗓音一比，和她这绝妙的沁人心脾的歌声一比，我所听过的那些最享盛名的女歌星们全都黯淡无光，失去了魅力。我做梦也想不到谁的

声音能这般悠长圆润，这般婉转嘹亮，这般跌宕起伏，强可强到像是管风琴的鸣奏，弱可弱到仅仅剩下一丝轻轻的嘘息，真正叫人荡气回肠。没有谁不为这甜蜜的歌声所迷醉，四周一片寂静。一歌终了，人群中便发出低低的赞叹。当人们听见顾问大声讲起话来时，已经是午夜了。接着又传出另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从语气判断，似乎是在责备顾问，其间还夹杂着一个女子时断时续的泣诉。只听顾问的嗓门越提越高，越扯越大，直至最后变成了您知道的那种唱歌似的拖长的声音。是姑娘的一声尖叫打断了他，随后则是一片死寂，直到楼梯上突然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一个年轻人啜泣着冲出门来，跃上一辆停在附近的双轮驿车，飞也似的驶去了。第二天顾问显得春风满面，可是谁也没胆量去问他昨天夜里发生的事。不过女管家却告诉向她打听的人，顾问带回来一个漂亮得跟画中人似的年轻姑娘，他管她叫安冬妮，她唱歌的声音也和模样儿一样美。一同来的还有个年轻男子，他对安冬妮那么温柔体贴，想必是她的未婚夫吧。可是小伙子不得不很快离开，因为克雷斯佩尔顾问坚持这样要求。——至于安冬妮和顾问本人是什么关系，时至今日还是一个谜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可怜的姑娘受到了他极其可耻的虐待。他对她严加管束，就像《塞维拉的理发师》^①中那个巴尔托洛博士管束自己的被监护人一样，几乎不允许她到窗口旁边来站一站。总算经过反复请求，他有一次带她出来做客了。他那一双锐利的鹰眼也老跟着她，决不容忍周围有任何音乐，更甭提让安冬妮唱歌了；就连在自己家里，他同样也不准她再唱。因此，在城里的公众中，安冬妮那天晚上的歌声便引起许多幻想，成了一种激动人心的美妙传说。每当有女歌唱家想来城里显显身手的时候，甚至连那些压根儿没听见过姑娘的歌声的市民也会说：‘这么咿咿呀呀，简直不堪入耳！——要讲唱歌就只有安冬妮呢。’”

① 《塞维拉的理发师》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（Rossini, 1792—1868）著的两幕歌剧。